

洋学文庫  
文庫8  
D 411  
2



解貧小序

陸侯氏心齋書

人有白晝攫金於市者詢之曰吾但見金不見人耳人有囊寶而行乞於途者訊之曰內囊難捨外囊乞易耳吁可笑哉此貪吝兩家圖畫也有解之者曰能者輻輳不能者瓦解智弗若也又有解之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絕由前是貪者吝者爲計得不貪不吝爲能失也由後是又不歸罪於貪吝之人而歸罪於婚宦衣食人生所不獲免也豈非湯貪吝之沸益樹貪吝之幟哉龐子曰有一世之富貴有萬世之富貴

七克

解貧小序

有一世之貧賤有萬世之貧賤受一世之貧賤者享萬世之富貴矣貪一世之富貴者受萬世之貧賤矣富哉云乎余無以加矣然復有二喻貪者寢中得鹿寢覺而猶喜其真爲得鹿也吝者夢中失錢及其覺而猶恨嘆其真爲錢也人世顛倒大率如此悲哉江東崔攄序



七克卷之二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解貪第二

貪如握固以惠解之作解貪

貪吝者何無度之財願也天壤中物皆貪心所願得也故皆引其貪貪心不日深哉凡情蚤發晚息者莫如財貪誠幼穉之人他情未發而卽知求得求多也老耄之人他情俱息貪心愈深經曰一貪財諸惡之根根者樹之口也幹枝葉花實受育於根財貪諸惡之

口也。忿怒鬪訟。欺誑盜竊。酷虐邪淫。懈怠諸情。受養於財也。古賢有言。財於邪情。猶糞於草木。草木失糞。則萎得之則滋。邪情無財。發微易消。有財資之。易動速長矣。生金之地。最瘠。不能爲五穀之田。愛財之心。最荒。不能爲善念美德之田。

吝者。世人所乘之車也。心弱酷虐。輕天主。忘死候。四輪也。奪攘不施。舍兩牛也。貪婪御夫也。乘此何歸。歸于鬼域。經曰。惡莫大于貪財。貧者值益財之勢。心沒沒焉。天主靈心。天德天國。遽以微財之價。易之矣。售已

之外微物。無不求價。與物稱售已之內貴物。乃不論價稱否焉。何哉。已外之物。無不願善美者。特已不願善美矣。聖亞吾斯丁謂貪財者曰。凡爾所用。有不願美者何物。妻乎。子乎。役乎。衣乎。烏乎。無一物矣。而特不願得美心。不圖得清心。望爾勿賤已。視爾心如爾烏可乎。

饑不生奸。窘不生淫。因貧而受罪。未見焉。飽思奸。豐恣淫。因富而受罪者。可盡計哉。貧人見劫不避。遇盜不畏。富者見大人恐謀之。見小人恐竊之。無或逐之而

一恒逃無或逼之而驚怖之聲恒注其耳今人俱豔富之我勞疾貧之我安何哉。

大財富極能消人勇力令柔弱如女人貧能忍大苦力能負重任一富則勇力膽氣俱消微苦微勞悉不能當矣亞立山西國大王也與鄰國王達略戰敗之藉其地俘其財士卒富于鹵獲達略復戰亞立山敗績曰士卒無財莫我敵也富於財氣不揚矣聚眾俘焚之復戰滅之。

受恩者感恩非徒人情亦鳥獸之情也無論犬馬矣獅子獸最猛受人之恩終不謬亦無不報矣龍蛇亦然貪吝者獨否恒冀所未受遂忘所已受及所從受者也故曰石人勿求之言吝人勿求之情夫世富悉天主恩賜矣賜我不賜彼修心奉事以謝之善施周急以報之可矣貪吝者不因恩求識愛授恩者彌富彌順意彌忘天主彌恣回行絕慈心害人豈獨天主之罪人亦鳥獸之罪人矣。

富人之患無友其一其無友何也蜜在蜂聚齒在狼聚羶在蟻聚穀在鼠聚富在友聚爾富見愛於人其爲

愛爾乎。其爲愛爾財乎。不可知也。不可知。與無友何異哉。爾旣失財。愛財者去。愛爾者留。真僞友。乃見焉。經曰。真朋福時不識。僞朋禍時不匿。居貧忘爾者。於富必非愛爾矣。夫世之富。無大於良友失財得友。以小富易大富。何足痛哉。

世富者。聖經譬之爲荆棘也。或問曰。荆棘傷心。金錢娛心。兩者之情不異乎。曰。最不異也。嘉種播叢棘中。苗生棘卽壓之。不使滋長。嘉言美意。善行之種也。播之嗜財之心。財念亦卽壓之。不使滋殖焉。夫棘以銳刺

刺身。財以惡念刺心。人入棘地。鮮不受害。非害爾身。必搏爾衣。交于富者。非攫我室。必奪我田。未嘗不受損焉。夫棘。伸手取之。不傷也。曲掌握之。乃傷矣。握愈固。傷亦愈深。財者。伸手散施。無害有益。惟固握不舍。乃無其益。而受其害焉。夫毒螫多匿於棘域。倚棘爲城。諸凡罪污。俱聚於貪心。亦倚富爲城。人欲恣肆妄行。得財爲之。使最便無忌憚矣。故曰。富人。所爲惡。使貧人得爲之。獄不足容罪人焉。經曰。富恣惡。而尚嚇貧。蒙害而反噤。富者有言。人盡讚美之。貧者發口。則

衆誰何。故財害至多。乃其牽人爲惡。令無所忌。此害最大矣。夫棘者刺時痛。不除之。愈痛。除時又更愈痛。財聚時未必義也。故多險多難。心固不安矣。既得之。未必保也。故甚愛甚勞。心尤不安焉。不幸而失。傷心之痛更甚焉。故曰財得時生假樂。失時遺真憂。聖百爾納曰。謀財者聚時甚勞。得時甚憂。失時甚痛。矧務聚財而不犯義者鮮焉。聖亞吾斯丁亦曰。富者有益。遂有損益於羸。損於心得衣。失仁增金毀義。故富者非惡人。必惡人之苗裔矣。棘者通身平潤。惟末銳能

刺。好財者身命存時視財甚平潤。懿美至其末命。財不我隨。獨聚財之罪我隨。乃覺其刺焉。經曰。安於其財者死念最苦。夫童兒相戲。藏棘于奇花之中。見花者輒嗅。方嗅輒受其刺。爲童兒笑矣。邪魔挾財以戲人多矣。顯其美色。而匿其利刺。故聖經稱財爲誑財。所顯一。所伏又一。所許一。所與又一。許豐足而與心貧。許安樂而與心憂。許光榮而與以多罪之辱。許爲人欽愛而與以爲衆所厭惡。許永久我從。而與以善脫能遁逃。未得時許助我。以爲善以揀人。既得時。乃

誘我於惡而害人矣。夫財至今世世戲人。無有窮已。而人盡信之。慕之。哀哉。

一人貧而慈。有所得。盡以施人。一賢者慕其德。曰。此人財薄。能拯人。財厚更何如。時乞天主。增其財。使廣濟人。一日聞有天語。曰。我增彼財。爾能保任其德乎。賢者願保任之。天主輒予大富。是人既富。恐或謀之。遂徙居京都。與豪貴伍。前日之善念慈行。悉如遺跡矣。賢者往欲勸化之。其僕侮辱屏逐焉。憂甚。聞天語曰。爾既使之得富。又保任其德。非爾過乎。是後所愛人。

勿求得富。乃可。賢者復乞天主。去其財。是人失財。善念慈行如初。

亞里斯多者。古名師也。西國之爲格物窮理之學者。宗焉。彼論人之真福何在。先定不在世富。何也。真福者。必我身心保有之人。所以謂之富者。乃在用財。故富之美福。弗在保有。反在散用。不在得於我。反在離於我。安可謂我之真福哉。

金之貴賤。從于人意。去人之意。瓦礫何殊。是以金寶非因可重。故人貴之。徒因人貴。故重之。惟德不然。自有



之價重之不增輕之不消。

世間相抗立者相爭鬪者分上下者不過於大天中一點地上耳。有尺寸之壤蟻王得之必分邦國郡邑大小尊卑。以爲寬然有餘也。而實湫隘甚矣。路狹往來者相觸故生爭。世富之路甚狹。故兩人相遇穴中非彼退我不得進。世富最貧如一物而兩人交欲得之非是人無我不得有。非多人貧我不得富。惟德最富欲取者俱取而不減。其路最寬。欲行者俱容而不相觸。

世財如僞友安則從我危則遺我矣。有人以貪吝積得大財忽遭疾長死呼抹于財不得乃怒之曰。無情之物。平生愛爾事爾爲爾日不息夜不寐。今我值患爾不拯我我去爾不從我。而將從他人乎。我必先遣爾遂以散施貧人。財既散而貪吝息死乃最安矣。

爾與財不能久同居。非財遯遺爾必爾物遺財。故世財如流水也。已先過多方。今及此方。小頃則流於他方也不甞留止矣。未及我時非我水也。及我而用以灌我田以洗我污我水也不用而遽逝。又非我水矣。世

財非我財。惟經我手。先曾已經多人。乃今及我。亟用以敬天主。周人遷善則我財也。匿而不用。旋屬他人。豈我財哉。二人同行。一犬從之。當同行時。孰爲犬主。難識也。視別後所從。乃識焉。爾居世之時。與世同行。世財亦從爾。故誤謂爾財也。別世之時。財從世。不從爾。豈爾財。正世財耳。

顧靈心者爲顧己。顧身形者非顧己也。顧己物也。顧財者非顧己也。又非顧己物也。顧與己不相關之物也。故君子之富。全在其身內。無所求於外。外物來不增。

去不消有貪者。所居國爲敵國所破滅。城焚其妻子。死財物。燼于身。幸脫敵國。王問之。有所失否。答曰。否。我物悉攜我身也。貧財者所營悉在於物。己則忘矣。聖亞吾斯丁曰。絕財者所得則己。若心溺於聚財之務。則己非己。西有諺。心不在其所在。在其所愛。爾愛財。爾心豈爾心。正財心耳。西有一人富而貪。身歿將殮。有聖人闡多泥。借以勸衆。令輕世富。重天德也。向死者曰。是。人生則大富。今死。其靈神遽墜地獄。爲邪魔。從其形心。亦不在身中。乃在銀籬中。聞者初謂勸。

戒語耳。已而疑其言。視銀籛中。乃有肉心。生血猶糝糊也。衆而後知。聖人所言。靈神受罪於地獄信矣。世富如夢焉。謂富者非真。惟夢耳。饑渴者寐則夢食飲珍味。旨酒醒焉。饑渴如初。富者得財。殷賑自樂。頃焉貨財之饑渴如初。夢飽食者。當其夢也。莫能使覺。知其非真飽也。樂財者。亦莫能使覺。知今所得財之果虛物也。死期既至。夢訖。乃覺矣。惜乎晚矣。此時輕財非德也不獲已耳。非已遺財乃財遺已矣。路之未有嚴關。無論大小物。悉奪之。勿聽攜。行路者檢其資。非

甚不可免。必棄弗携矣。世路之未有死關焉。必過之。大小物悉不聽携。經曰。八世無所納。出世必無所携矣。路資特携。僅足者。大智矣。多携者。既當長途。負重之勞。路竟又受全奪之憂。

人未有欲升。高山而自負重任者。負者明徵不願升。高山也。天高甚矣。爾以重富任。正明徵不願升天也。時有人自伐已富。聖亞吾斯丁聞之。曰。爾伐何也。伐已任大乎。美已負重乎。戒爾富。消爾任。分施於貧伴。貧伴已採已任。又戒兩便矣。

大約人之匱貧。非因財乏。乃因財貪。假令爾有衣足御寒。有食足飽腹。有室安居。足蔽風雨。是亦不易得也。人多望之。幸得之。必以爲大福大富矣。爾得之。而尙自視甚貧。無福。此爲乏所須乎。爲乏所嗒乎。故曰。狗性不貧。狗欲不富。吝貪之情。使人于富中貧。乏其所犯。受罰之正義也。

使人愈食。腹愈寬。何能飽乎。貪吝者。有新金。旋制新贏也。有新穀。旋造新廩也。先有金穀。患無贏廩。容之後。有贏廩。患無金穀。實之。先思容物之所。後思實所之。

物一貪未終。一貪續之。故貪心如大道矣。來往之跡。相繼不絕。無時可靜。

物各有其用。食飲能實腹。衣能煖體。類然使食飲不實。腹衣不煖。體又焉用之。夫財貪與財均長焉。不能自止。其嗜于我何救哉。故增財止貪。如軟鹵止渴也。天水能止渴。第令水在井。渴在口。不相挾矣。金在櫝。金渴在心。曷能相挾乎。夫財形物。心神物也。其體與情各甚懸殊。櫝不能盈於心之神智神德。心曷能盈於櫝中之形。金形物哉。矧財又自爲虛浮之物。空室雖

無他物亦滿於氣但其能容他物無異于無氣故謂  
空虛也爾得財雖多爾心能容財既得復嗜無異於  
無財不亦空虛乎故曰財不能飽心如氣不能飽身  
聚之何益乎

以其所得知足者大富也實富也不知足者大貧也實  
貧也故貪吝者如富焉未嘗富矣聖厄勒卧略謂吝  
者曰爾見財能奪則奪不能奪則貪因貪也曰欺人  
曰誑人曰竊人此徵富耶徵貧耶積虛實不謂貧富  
人虛實謂貧富爾心與手俱虛卽爾積實于金物我

不謂爾富也貪吝者未得弗任得已得不任用兼乏  
焉不貪吝者已得能用之未得能輕之故兼得焉經  
曰有無所得者而恒如富有盈於財者而恒如貧有  
分其財者而曰豐有奪非其財者而恒居匱乏此之  
謂也聖日羅尼曰不貪者世界咸爲其富貪吝者毫  
釐皆其所須

或問財物不能富人愈得愈增其渴何故曰人既得一  
卽得二之基故貪得二也夫人心之量恢然弘廣自  
能容享天福之廣世福纖微豈能充之哉夫人以衡

稱以尺量所稱量必有限人以其所須度所取所須有限所取亦有限得而足矣鳥獸無人靈其情欲有節能以所須定所取獅虎鷲鳥餓則搏不則止矣苟欲得爲得以物欲稱量物取物欲無限物取安所底止而能足乎勿論世間所有簡微物卽盡天主所能造物不盈一夫一念之貪也矧簡微世以盈衆貪哉有賢人曰人之不足與知足者其貧等或曰不然不足之不足微財可足知足之不足竟莫能足之亞立山西國大王也一日大哭大臣驚問故曰頃聞天中世界甚多我尙未及作一方之共主能無慟身富無比心貧如丐得多之樂不足解嗜得之憂世貪率類此矣。

饑渴者得食飲而止則微強若不止而逾甚焉則微疾矣欲療其病不在益食飲在消浮火財之嗜心之饑渴也得財知足微心之精神愈得愈嗜心不甚病乎徒增財藥不滅浮貪可得瘳乎夫物欲與物齊乃足矣故人心之足不在多得在得所欲得夫欲無限物有限不能增物以及欲豈不能減欲以友物提以爾

願爲富足。勿務增財。務減貪。爾財物不足。爾使爾足。爾財物不能令物及爾。願曷不令爾願。不過物乎。色。搨加箴。一貪財者曰。爾願得所求。曷不願得無求乎。無求不勝得求乎。無求得在已。得求得在人。孰易乎。有財者。輕財易。既試財苦。故無財者。輕財難。特視其虛光。故有賢者曰。使圖貴者。能信貴人言。貴者之苦。圖富者。能信富人言。富者之苦。不圖矣。

貪財者。正爲財役。非主也。非自獲財。惟獲於財。故貪吝者。聖經謂之財之人。人之財。理也。財之人。貪吝也。故言吝財者。獲財。猶言因繫者。獲桎梏。實非自獲桎梏。正獲於桎梏矣。主喜役亦喜。主憂役亦憂。此忠役也。財消爾心。亦以憂消財。長爾心。亦以樂長。且以傲長。其爲財役。甚明矣。夫爲財主者。隨欲隨用。吝財者。心本願用。理亦曰宜用。天主亦令爾用。而吝心不聽爾用。既悉聽其命。而欲不稱其役得乎。夫人有僕。以分憂慮。代煩勞。財在憂慮。尤深煩勞。尤重。爾不能遣財出戶。而財能遣爾遠遊。涉洋入險。負勞爾。悉順從之也。忠役矣哉。人有僕役。惟求其身力。不責其心慮。獨

七克  
貪吝一情。既奪我時。盡殫我力。又奪我心。止使謀財。不得他慮也。主多有善視其僕役者。獨貪吝之情。役我最煩。視我最薄。并我食我衣。悉將靳之。

木有實。采之易脫。木不傷。若在高杪。或帶固蒂。人將攀援擊落之。食其實。披其枝矣。貪吝者。自不忍舍。人孰聽之。多方以破其意。拂其願。財失而苦辛甚焉。

聖亞吾斯丁問貪吝聚財者曰。爾勞苦誰爲乎。曰爲我子。爾子勞苦誰爲乎。曰爲子之子。如是以至無窮。則無有爲已乎。爾云聚以與子。安知不聚與賊。聚與火。

聚與讐乎。爾以貪吝漸聚之。安知爾子不以蕩淫忽散之。故爾愛子。遺之以德財。福并隨之。遺之以財。德與財俱險矣。財者萬罪之器。以幼子擁多財。如狂夫擁利劍也。殲已害人。俱不免焉。覆濟西國富貴人也。有餽之黃白金數億者。却不受。或惜曰。受之不自用。盍以遺子孫乎。答曰。子孫循理節用。我所遺多矣。若恣欲浪用。兼彼亦不足受之。何益乎。

加德西國名士也。將終。以黃白金數億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後。子孫作德善用全子之。否則毫末勿予。或問



故曰金錢者善用之爲德器。否則爲惡器。我子孫不能必其爲善。不願助其爲惡。

西國一人富而貧有二子。長子私慮我父取財豐多有不義者乎。分受其財。或分受其罪。因遁世脩道。父卒。少子遂全獲焉。越數年。少子亦卒。長子恐父弟因財受罪。憂慮不已。祈天主賜見所歸處。天主賜見地獄中。受罪者偏閱無有。喜幸。次見父弟。兩出於管井。互詈互擊。父詈子曰。我爲爾盡心力聚財。以而受罪。我恨爾。子詈父曰。爾不義財遺我。使我受罪。我恨爾。

一商人富甚。將終謂其友曰。我身瘞之。某處我靈神并我妻子之靈神。付與鬼魔。俱瘞於地獄。聞者甚駭。以爲狂病切責之。答曰。非也。我心甚明。因問故。答曰。妻喜鮮衣。若金寶之飾。子喜佚游。我願聚財以給之多。至欺人害人。固宜并受其罪。言訖而絕。

平心受貧。恣也。樂貧。大智也。貧。匱之樂。升天之翼。經曰。神貧者。乃真福。爲已得天上國也。况樂貧者。非貧身。貧心亦貧。貧乃爲德。身貧而心貪。貧非德。乃患。今謂貧者。非真第。假偽貧。用飾實貧者。

世財所在。百物隨之。故世人欲得財。非爲財也。財得。世物皆可得。世事皆可爲也。聖賢修德者。反是知人性。脆弱。恒垂於惡。得財之便。恒欲易。遂諸惡。易成情欲。在人突發難制。叢生難屏。則絕令無以爲之階。絕其階。情欲易鎮。功德易保矣。故聖賢不喜富。非畏富。惟畏已。恐以形之僞富。害心之良富也。

富有中道。掇爾貧患足爾用。是也。亞利斯多曰。財富不過中則幸。若此者。易以順理故也。人於財聚。以所須爲限。甚善。不則以所足爲限。亦可也。外此俱險矣。故

西國大名士撒辣滿祈天主曰。誑言遠之我心。貧富咸欲見賜。賜所足足矣。富過者恐忘爾。而云誰爲我主。貧過者又恐流入盜竊。誑誓故也。

知貧非大灾者。則知富非大幸也。若此人可令富矣。君子於財。不羨。惟隨順之得之。不廢。惟輕之。

古以事任人者。視德巨細。今以事任人者。視財多寡。德榮財奪之哀哉。

一人富而吝。遇事變。盡亡其財。以告色樹加曰。若失爾財。兼失爾貪。大幸矣。卽不失貪。失財去貪之媒。亦幸。

也。

聖厄勒卧略曰。貪吝者。厭所已得。而冀得。人所得。未得時。日慮夜籌。躁擾萬緒。而棄置實事。所願隨大計。慮隨廣。倏思得一漁獵之策。自以爲得。所願得也。大喜矣。倏思所已得。若何運用之。乃得饒益。倏思富有。妬我富者。謀我財者。其所設計畫如何。我若何應之。防之。尙未得一物。而虛樂之。虛爭之。虛保之。未享財益而已。得貪亂煩勞。

財多食之者亦多。費財之緣亦多。華衣衆。役豐食。珍器。

與凡顯傲之跡。皆富之漏竇耳。傲者富之蠹也。以富生而消富也。富者云。我所須事物最多。非豐財。安能備之。不知多事之須。正生於富。非因須得事物。故不免于得財。反因得財。故不免于事物也。財消。所須物亦消。古有賢絕富喜貧。一日入大市。見貴物甚多。曰。今我所不須。若此多乎。聖亞吾斯丁曰。財厚自伐者。猶身病瘍。而云我所得瘍方甚多。以自伐也。無瘍不更安乎。一人恒受魔害。聖意辣抹之。是人甚感其恩。厚餽金寶。聖人指所食麩麥餅。所飲水。所衣惡衣。曰。

喜衣斯食飲斯者視金寶如土也竟卻之。

我西國有兩人隣居。一甚富。一甚貧。富者日事經營。煩擾憂慮。貧者日出傭工。夕持直歸。自給而已。不求其餘。歌樂不輟。富者異之。曰。彼貧而樂。我富而憂。何故。遂召貧者曰。多年比屋。知子寡于財。豐于德。欲相拯濟。今貸錢若干萬緡。任往市易。約若干歲歸。我以母錢足矣。貧者感謝不也。既得財。憂慮不間。弗復歌矣。彼富者而後知。已憂生於貧。彼樂生於無貧也。貧者亦自知得物失安樂。持其資逕還之。樂如初。

弟阿熱搗西國賢士。蚤年慕道。絕世富而喜貧。一日向水濱自浣蔬。亞利斯弟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浣蔬。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謾言欺王。又一賢大富。自覺財念甚阻於德。修輦金投之海。曰。惡物。我先溺爾。不俟爾溺我。

貨財之美。有一端。能顯明人所懷善惡。

經勸我曰。勿勞躁圖衣食。爾大父知爾輩皆須得此。爾盍視空中鳥。不鷲縲不耕穫。而天主衣之食之。爾輩

不貴於烏乎。焉忘爾哉。且爾靈神暨爾身命俱大。于衣食。天主已賜爾大者。獨靳爾小者哉。惟爾先求。天國及天國之義。而衣食諸物。天主多益爾矣。撒落滿西國大王也。欽奉天主。最純最敏。天主遣天神謂曰。隨爾所禱。我悉從爾。王曰。予小子年幼識薄。國民衆多。恐不足膺此重任也。望主賜我良善心。明朗識。可辨別善惡。當否。以撫此大衆也。天主大喜曰。不求富壽復讐。特求治人之智。今如所求。大智令絕前絕後。莫與比者。此外復益爾所未求富貴榮名也。君子永

貞一心奉事天主。有餘力。或以求財。必用正道。天主無不與之財。雖微。得之大安。享之大樂。聖達未得曰。我自幼至今。老矣。善人而見棄。善人之種而乞食。未見也。夫富由天主賜也。所以得之道。天主自己定矣。爾從其道。未得焉。惟爾欲爲富。不望之于天主。不求之以正義。特恃巧計欺人。恃威強奪人。亟欲得。而不計如何得。得之不安。享之不樂。失之最速。何足怪哉。有賢者記所見一人。貧甚。偶得數銖。往粥酒。用河水倍之。售賈亦倍。如是數月。積得十金。貪心不已。盛之革

囊入市貿易。適饑欲買食。委金於旁。烏誤以爲肉也。攫之去。是人大呼追之。河上囊破。金損沈焉。從水而得。從水而失。但漸積斃亡。枉用勞。徒存罪耳。可不戒哉。

聖厄勒卧略勸一富者曰。爾值取財之勢。宜思非義之財。一取卽得罪于天主也。財不償罪。不得去。罪不去。永劫之殃。亦不能免。而妄取之險哉。爾旣得財。宜思爾去世之時。財不隨爾。特取財吝財之罪。隨爾。財樂遺之他人。聚財之罪。永劫自負。愚哉。深思此理。貪吝

自消。

二士好道。造先達求益。經天主堂。入瞻禮門。側有三瞽者坐乞。自相問致瞽之由。其一曰。我蚤年因惰故貧。一日有富人厚葬。藏金寶甚多。我夜入其墓。盡扣焉。特遺其袍服。旣出。又貪是服。復入視之。死者輒起。以兩指鑿我雙目。遂瞽矣。二士聞之曰。天主命瞽者訓我戒貪耳。受益多矣。遂不復造先達也。

貪吝者。不止貪財吝用而已。亦有貪智吝才者。取非其財。謂之貪圖。知非理之事。測人上之理。謂智貪矣。前

知禍福天壽及諸未來事悉屬天主無量智能天神不與焉矧人類哉爾欲以數定之以陰陽于支測之不亦智貪乎財貪奪人之財物智貪僭天主之智能罪孰重乎故天主聖經嚴禁知願勿過當務廉於知人上之理強求測之最險惟命是從最安勿問星命勿信夢卜勿選年月日時聖亞吾斯丁亦曰世間測吉凶未來諸法悉以邪魔惡心傳流天下以網人于罪故凡信行諸術者無不得罪天主功德悉散死後不免永罰目前所願免之患以此更深蓋天主因所

犯罪罰之或曰星家推筭屢驗何也聖人答曰此天主所以罰智貪之罪也愈驗愈以為可用愈用又愈陷於罪今世以罪罰罪後世尤增無涯之刑慘焉人有智可以啓人之愚有德可以迪人於善有良方可以拯人之疾有力能可以援人於患靳用之皆吝才也才為物非散之可消施之者善得之不施之者不善得焉夫財目下愈散愈消故靳施者多也若才德愈施愈長何吝哉財吝者生不用死留他人用才者生不用死與爾同死人不能用全歸無益靳施何為

論施舍德

夫物無論靈蠢愈善愈崇愈願推達其美好吉福使廣至於物也無靈之物莫崇於日月其德下際其光普照寰宇之內大小共達焉有靈之物莫尊於天神其保護扶持之恩無微物不被焉人德彌大其欲化人於善德欲萬物各得其所彌切彌急也天主之仁與義均無量也而經中獨以仁慈之父爲號其恩施出本性之慈仁故恒過功其責譴刑罰出於我罪故不獲已而恒不及罪故有實德者必愛人於萬物之上不辭勞苦以拯人患不惜費以拯人貧若吝於費明徵爲鄙人且無德焉。

聖逸羅尼曰喜捨施而以患死者未之見也人求爾爾能予則予不能予告之以其故卽不予人不恚矣若設巧計拒之不可也西有國王甚吝有求多物者曰已多爾不得求有求少者曰已少我不屑與悉不與焉人俱恨之亞立山亦西國大王恒謂我樂爲王正樂得與人也或求以少物王厚賜之是人辭王曰我不視爾所求惟視我所當予或問曰所得盡予人已



所留何物乎。王曰：留予人之樂耳。國人俱愛服之。弟阿尼王見太子珍器甚衆，責之曰：爾不知以此器增忠臣良友無王心矣。示得人心，莫如慷慨捨施也。西有歷刪者，教王也。從卑秩陟尊位，恒曰：前居卑，富稍遷貧，今在王位，如可焉。蓋位愈尊，救衆心愈切，費愈大。有求以物者，能予必予；有求以事，或不合義者，卽問曰：爾行此可得幾何？遂以予之。曰：吾與爾所得矣。勿行可也。

西有尊者，僕役甚衆。家令請曰：役太衆，請擇其有用者。餘罷遺之，因兩藉其名以進。主閱竟曰：此有用者，我須彼。此無用者，彼須我。悉留不遣。

施捨二戒。一戒勉強。爾喜予，予乃爲恩強，而後可弗德也。故曰：我感人所喜予，不感我所強擱也。色擱加亦曰：吾不視人以何物與，惟視以何心與。不視何所爲，特視以何意爲。有人喜與與，而如自受，所與雖微，吾視之最厚。何故？吾喜順手，不喜滿手。

二戒需遲。諺曰：速與者，兩與人有所願，莫苦乎久久懸望，而弗得焉。故與其須，不如卽拒。卽拒，欺微也。譬戮

人者以漸加刑似愛而實酷况遲施者久或靳之辱慢入人深於恩惠恩惠易忘慢辱難忘猶之與人也先以須暇辱慢之以久懸厭苦之尚望彼感爾情厚報爾恩施乎不爾怨足矣物以金易不如以久久求望易者賈貴也自好之士啓口求人羞有餘于面爾不埃彼求先與之而免彼羞焉此之爲恩不已厚乎施恩者宜視所施人及所施物也物勿全施一人宜及多人先已後人先親後疎先善者後惡者爾欲效天主勿棄惡者日光下照不遺惡人也貧人雖惡與視

其惡而棄之無寧視其性而拯之所施恩勿過爾量視友如已足矣列仁之序從己身始故子貧不使我貧抹思不使我入患乃善子也。

施者益一人不損一人善施也苟損彼益此損益半可謂善施哉施不待求謂之美恩如求我以非義而施之謂之柔讐知我施彼彼必恃恩以恣惡勿施恐其罪惡及我故也。

有不可不忘施恩于人者是有不可忘受恩于人者是有不可不知謝勿怒也不怒或可化令改矣怒之則令

增惡後人也。不應一施必應再施。再施亦忘。三施之  
或弁前二能追憶焉。若不增新恩。豈不失舊恩。而得  
讐乎。且徵爾量狹矣。施恩而失之。不足徵大度。夫恩  
而施之。乃足徵大度也。故君子能施於無情之人。以  
至化令有情。如良農以勤功勝地荒。

施捨功非一端。最大者爲天主。周貧乏也。經言爾授乃  
受。且曰爾掩耳不聽貧人聲。爾禱我亦掩耳不聽爾  
聲。又曰周貧乏之富。其藏之固。固千金寶之藏。周貧  
者可以消鍊。往罪動天主慈。而令得天堂長命。故也。

又曰爲我施一升河水。必不失報矣。天主審判人時。  
罰惡者曰我饑渴。不我食飲。裸不我衣。旅不我舍。今  
逝於水火。與魔鬼竝受大苦。惡者曰我主何時若此。  
而不爾拯也。主曰不施貧者。是不施我也。向善者曰  
我饑渴。食飲我。裸衣我。旅舍我。今與我升天域。與天  
神同受無量樂矣。善者亦曰我主何時若此。而拯爾  
乎。主曰施於貧者。是施我也。故經曰不哀矜者。天主  
必以嚴義審判之。略不蒙哀矜也。惟哀矜者。乃真福  
爲其將蒙哀矜已也。

升天之路非一也。天主貧爾，欲爾以貧忍功受報矣。富爾，欲爾以周貧功受報矣。是以天主富爾，非欲酬爾德。正欲成爾德。命爾周貧，豈徒抹彼貧患，尤欲抹爾罪患也。但爾須悔改舊惡，乃能以周貧之功，動天主之慈而赦罪矣。若罪惡如故，是以已物奉天主，以已奉罪，也能以財施泯天主之直義，而免罪刑哉。爲天主周貧者，似授而實受。所授則土，所受則天也。故貧人亦當云：使無我受爾土，爾安能以賤土售天國乎。爾以授益我耶。我以受益爾耶。

百穀收之者，失之播之者，益之。世財亦然。爾匿之，今世不用。後世又不能用，其歸無益也。施之貧人，今與後世俱有益焉。故爾所收財，不能恒得。所施財，乃恒得。所施自享，所不施遺他人享。經曰：慈貧者，積富於天域也。故濟貧財不失，乃置於安穩之處耳。爾有粟盈廩，爾友告爾：此地下濕，粟必芽且敗。爾不遽移諸爽塏乎。聽友勸，粟曷不聽。天主勸財，勸心哉。

西國王有一大臣，或於王前訾其過富。王問之：果否。對曰：否。臣千金產耳。其人曰：某室某田，賈幾有曷面謾。

曰。田里諸物。王欲取。卽能取。豈我物耶。獨嘗爲天主。施於貧人者。千金莫我能奪也。臣千金產耳。

經曰。濟貧者所施。是質諸天主也。質庫之利。天主償之。施一。今世得百。後世仍蒙天堂之報矣。西有貴人。盛德大富。日所施貧人甚多。恒云。吾濟人不惜財。意欲令天主負我。微責乃遽得厚酬。施一得百。施百得萬。故施愈多。所貸天主。責愈重也。

富之於貧。如胃於諸體也。胃消化食飲。自取所須。分其餘於百體。故胃強而百體王。若盡留而不散。胃有有餘之患。體有不足之患。兩受病矣。不足之病。病在百體。有餘之病。病在中氣。孰大哉。

或曰。天主之能無量。何不自揀貧者之患哉。曰。主有粟。或命人給散之。是人竊而衆餒焉。豈其主過乎。父有子。令共一衾。中夜。一子掣而擅之。餘子寒苦。失豈在父哉。人皆天主子也。天主所與世財。則足揀世人。有餘矣。惟爾以貪擅之。以吝靳固之。不聽天主周人之命。果天主所與不足耶。爾貪吝有餘耶。彼貧者饑寒。爾有餘財。當衣食之。不衣不食而死。則爾殺之主。必

責爾償焉

七克卷之二終

坊淫小序

晉師伐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先以克晉  
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慘于戈戟  
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能真信之誰能  
真畏之也禍水滅矣犇車亂馬札鹿聚唐敗績相循千  
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付心即戎而冢戒于戎何哉  
砥蜜于刃見蜜不見刃矣逐兔于險見兔不見險矣加  
以想念所持往而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靡子坊  
淫所繇志克也淫如水之浸物然冰極浸積必不能滲

入故稱淫焉。坎如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汜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柰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于床第，而引兵自刑也。總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龐子之言，在至于卻想釋迷，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戎矣。姑朱竟其說。

江東崔曄撰



七克卷之三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誤述

坊淫第三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天主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爲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悞苟安，一僕也。

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其燄倨傲，其燄巖言其煙穢名其熾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汚象，我乃動念。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欲動乃樂，既樂乃行。行久則習，習則自諉。自諉則置羞，置羞則增護護則伐。既伐則難採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糲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榻加曰：淫樂無可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污。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八易出難，初意可斲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漁人笱焉，其八甚順出，乃甚



逆萬八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  
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污且害  
天主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  
遂忘而復墊焉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  
色人累累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  
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鉤致者哉

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必有儕侶邪魔以此誘  
一得二故甚喜爲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旣盡喪  
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

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陽聰  
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穢勿論德行一  
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旣喪身福又消  
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飲食也  
自喜人美又願人以我爲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關  
飾用物必多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  
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旣消家財又損  
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淫聽鼻  
縱汚臭口肆汚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

七克  
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智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過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也。蓋淫心自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起。汚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命令者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尪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坊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人以爲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向我甫。且弗敢行。向天主及天神前。曷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天主。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

訪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耻。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益西國名賢也。天主賜之大能。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爲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爲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天主。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慾。保完童身矣。旣而親命強醮焉。初婚

之久。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污念。外不作污行也。近約分別。各修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求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特用正色。不論媾妍。孽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爲貞潔矣。獨人類者。天主予之靈心。付之理銜。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

而爲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火猛水微。不惟  
不滅。乃益其熾。水反爲薪焉。靈心自能以理坊淫。第  
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  
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  
鷲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  
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彼德義之  
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天主賜爾能爲天神。而  
爾自甘爲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  
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  
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  
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人手。椰瓢甚卑。  
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握取滿握。握不可出。終不釋手。  
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  
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爲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  
淫之醜。且損第。以爲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  
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  
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

行污有樂。而靈心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天主至平之義哉。亞里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易見。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夫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善人能爲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真僞。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爲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爲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之。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爲物亦清且實於形物也。身飽於敝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爲天主。絕淫樂之樂。尤大于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天主。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天主日所賜。虔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爲大苦。悉厭棄焉。色。擗。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污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

泉勿食之於汗潦耳。况狗淫者必有罪。罪在憂慮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慥其。後永苦。德行初慥苦。後永其。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爲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其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得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貞乃爲德。身貞心淫。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

翳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姦矣。絕色豈遽爲德乎。絕色者。志克已。戒形娛。以感天主。潔心修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天主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卽斬淫行。豈斬淫心。淫心在。淫罪亦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旣不勝其繁興。以爲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

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  
坊。不爲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爲  
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  
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  
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天主。除此念否。對曰。  
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  
德不受攻不成。將不欲鬪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  
于敵爲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  
形。自爲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  
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  
是毆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  
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尙多有之。不  
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爲邪魔巨網。世人幾爲羅盡也。  
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天主所賜。以育子孫。  
傳生人類。天主所爲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  
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  
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

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天主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焉志爲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爲樂邪矣。或曰我有正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名爲不可言之罪。示此罪行者污心言者亦污口矣。罪惡天主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爲生理。一夫一婦是爲人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

中之罪矣。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天主久埃之不悅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瑣奪馬人劇惡於天主前。天主亦曰瑣奪馬惡聲曰大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信。故天主之言疑而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一賢士名曰落德。天主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煨燼。從此至今三千餘載地不生寸草山石尙



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生纖鱗名爲死  
海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知男淫之罪  
天主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天主未遂降殃詎寬爾  
罪正竢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云勿謂  
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天主雖暫忍必有時而報目  
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  
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  
覺此污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牡待之援

善念爲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  
也。久扣不闢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  
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  
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邇而不熾得  
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  
染其污也。淫欲者。渾皆穢。鱗。卽之而不染者。鮮矣。豈  
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更諦思其惡。更起人憎。淫情  
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  
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相鬪。

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  
淫敵也淫來攻我我心欲鬪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  
以扼我我豈宜與鬪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已德力必難敵之恃天  
主之能祈求默佑又加心攻乃能敵焉問心攻如何  
曰天主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芽輒思曰  
我心則天主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污  
之天主心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  
我曷堪以穢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

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蠲潔見天主接天神暨  
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天主暨諸神俱厭  
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  
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  
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伎懺問之曰所以受此  
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  
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  
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  
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

七克  
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蹙灸不堪痛楚。曰：「既不  
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忘矣。」又不息，自視已  
身，次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  
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  
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謂  
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  
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  
不從理，則宜視如蹇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戒，疏其食  
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意辣少時，

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不切蹄齧，不養爾  
以菽麥，養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憇，勿  
令飽佚而思騰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  
曰：「我勞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矢守貞，一日不堪  
淫念，搏爲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  
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勞動育養之，蓋以雪之寒，賊  
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  
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板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

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少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芳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怕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爲也是天主之賜耳賢者恐害已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僞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胸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缺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即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厄勒略曰凡能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門輒闢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污無由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

七克  
我怒見彼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尊難  
安我卑見彼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  
夫人所自有之和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  
之和情哉。

古有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曰亦曰  
我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  
強嗜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  
不當欲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  
不能自禁已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斤達者蚤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  
竟不視女人恐一視卽流汚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  
不輕視自絕罪端天主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  
自納於險天主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知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  
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  
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  
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  
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戒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門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恥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恥。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盼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期使肄。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况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兩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污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我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衽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爲身飾矣。故外飾明徵。內傲服。美明徵。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我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

經謂之鬼魔。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弟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爲？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耶女耶。何用答爾？天主貴爾。爾自賤。天主賜爾爲男子。爾自飾爲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如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耶。

賢人多瑪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天主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真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而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物。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

七  
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尙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爲自身之主而爲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孔子亦

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子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爲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爲天主爲道德負勞



七克  
苦勞苦之中。叅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大報。故其  
苦輕焉。若夫勞苦爲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望報。不  
甚重耶。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矣。所免則身之  
大苦心之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樂。  
貞德之安。且自得爲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  
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爲福孰大歟。故先嘗  
貞樂。而後嫁娶者。鮮矣。嫁娶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  
甚多其人也。

比蔽人之性靈。令厭真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  
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  
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  
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  
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  
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鴟鳥之目。以視日光。非  
獨和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滯人  
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  
姻正禮。特令人可行。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  
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蹙伏。其再發

尤猛矣。亞里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狗之彌益之，迨其既衍，卽懵昧理心，侵褫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寢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人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卽狗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旣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旣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瑩然，蠲潔。此中爲一小天堂。天主最喜居之。聖經中真福入端，其一曰：心淨者，乃真福爲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析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天主。故易造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則天主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茂以加焉。聖盎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德人上之事，非天主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

者撒辣滿云。我自知貞德非天主賜我。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祈求焉。聖亞吾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三德者。獨我天主真教中有之。外此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况其人哉。天主未降生。面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爲天祥。無子爲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宜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天主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天主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卽此足證天主聖教之獨真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踏之土。次過畜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扣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天主者。全存不傷。故全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旣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

也。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卽已得之。居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居于污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怕當邪魔之慾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邪。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貞也。不足爲德。寓於明天。怕對天主。其貞無與爲敵。讐故不足爲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成焉。斯之爲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爲德最美。天主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貞豈足爲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足爲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怕祈之天主。讐視本身。攻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其味。勿避其刺。貞雖難守。第人思天主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今世人辭慾守貞。而天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天主謂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

者報大於婚者報矣。聖若益。天主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近天主者。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爲何人。忽聞答曰。是者童身不受女污。恒從天主。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之域。聖神之中。燦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於地。我太西從天主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

樂增功德。益天報。令人見愛於天主。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爲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天主猶欲生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未可幾耳。

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

也。西有名士自幼守貞和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有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數諸從魔功績賞罰之。或曰：我曾令其所入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我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爲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大喜，獎其功，勸令盡力，事成有豐賞。宿者不勝怖。

懽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其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壻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壻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天主，歸從聖教，滌除心愆，即見矣。夫悉如其言，天主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天主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

恒以奇妙花爲冠冠之終歲香不滅色不稿獨夫婦  
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千國之俗皆以伉儷  
爲正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  
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  
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爲已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  
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繫之直尺乃知  
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天主所造皆如其

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  
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熱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  
我以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  
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欲循善避惡事天主建功德  
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卽  
天主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  
帝王法令無非削揉其曲令歸本直也卽教訓法令  
必也合天主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  
主經典悉載剗造天地萬物之真說云開闢之時天

主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禡。爲人類宗祖。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天主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天主特以一夫配一婦。若明微。伉儷爲正禮。此卽天主生人之直道。其外萬狀。悉皆邪淫。卽人自生。曲矣。故天主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天主且不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一夫配多婦。爲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男配一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以上。則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爲不然。不將使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卽失多子女。是害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能得正配。必恣姦淫。恣姦淫。必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夫令人恣姦淫。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僇之道。可謂正乎。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耳。何足天亂哉。曰。我豈論娶



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  
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  
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忿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  
勝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  
故減愛減亦生妬卽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  
是令妻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  
復讐之志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爾  
婦爲讐兩婦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罪悉由爾  
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  
大倫俱廢尙曲解爲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爲友  
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  
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  
甚矣天生經中有言婦不爲自身之主夫爲其主夫  
亦不爲自身之主婦爲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  
之禮故犯姦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  
犯姦罪哉。

夫天主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  
一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  
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睠顧分則必消  
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用教孩幼大半由母衆  
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穉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  
甘或苦一爲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  
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貞心不  
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飽一而已試觀  
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  
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  
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  
也母不能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  
于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視物類  
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發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  
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  
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渡海不足異再渡異

七克  
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爲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爲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德如神，其動人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一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爲求後而再娶，似未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

人亦稱爲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天主，將訾其不孝耶？抑嘆其能克已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爲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况人卽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旣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

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爲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爲我辱焉。語曰。不可爲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夫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爲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爲怪乎。一身而兩首。一首而兩身。其爲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轍。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之聖賢。所以爲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慾之愆耶。中土稱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蓋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天庄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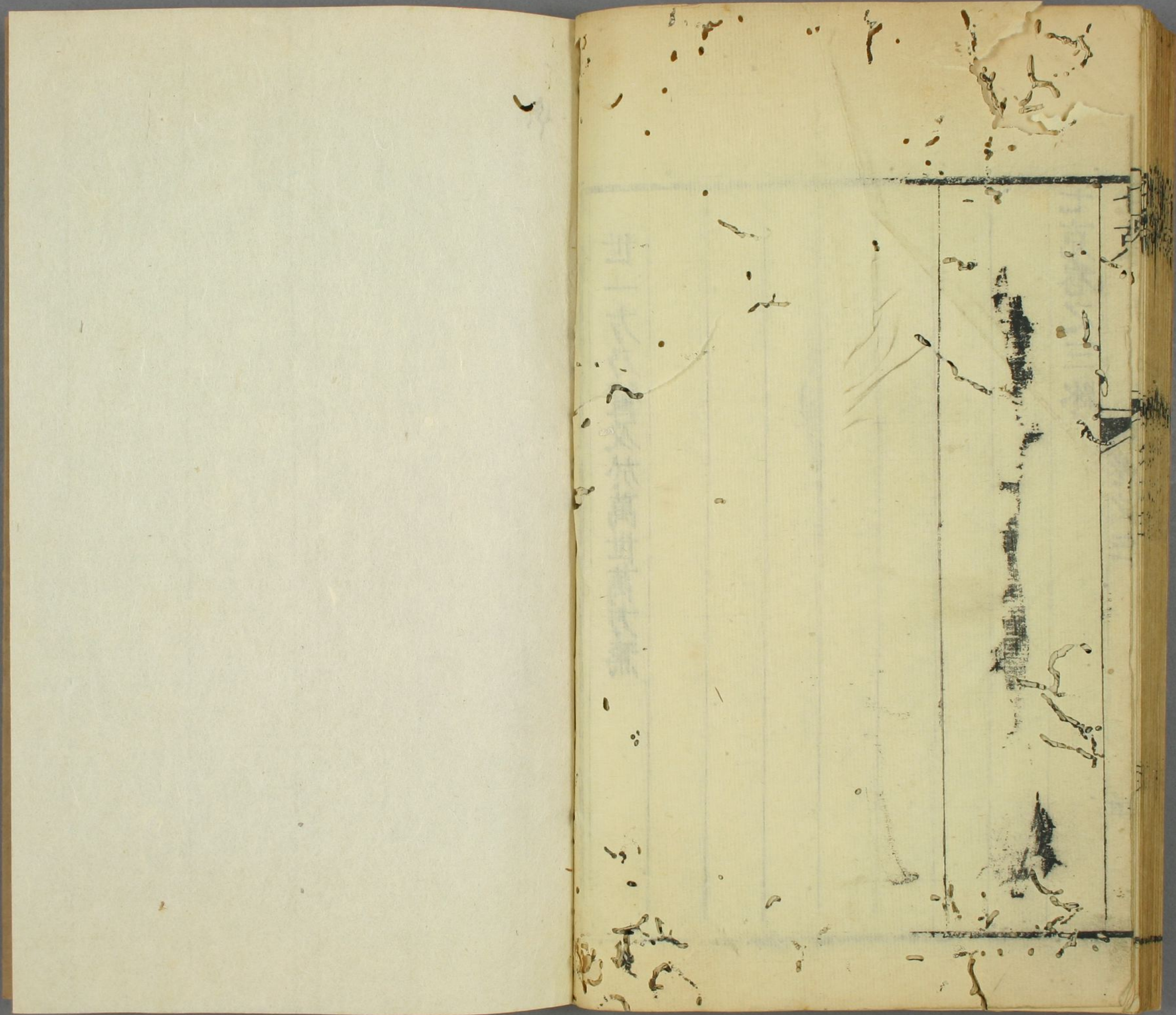


且堅甚必不因多而淫故寬娶二之經使得娶二耳  
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  
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主命焉真聖娶多妻皆以  
此今人無其德無其故無其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  
免得罪於天主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  
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  
其訓焉至天主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  
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  
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勳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  
世一方乃暨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卷之三終

卷之三

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788023377